

姚雪垠 著

李自成

巨星陨落

第五卷 下册

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自成

巨星陨落

姚雪垠 著

第五卷 下册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自成, 第 5 卷: 全 2 册 / 姚雪垠著. —2 版.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53-1861-5

I. ①李…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8029 号

本版责任编辑: 叶施水 郑国和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 (010) 57350406

门市部: (010) 57350370

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0.625

插 页: 4

字 数: 459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河北第 5 次印刷

印 数: 65001-68000 册

定 价: 50.00 元 (全二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 次

上 册

兵败山海关

多尔袞时代的开始 (第1—第2章)	1—60
兵败山海关 (第3—第8章)	61—229
悲风为我从天来 (第9—第13章)	230—344

下 册

巨星陨落

太子案始末 (第14—第17章)	347—423
巨星陨落 (第18—第26章)	424—587
尾声 (第27—第28章)	588—654

第十四章

多尔袞到北京以后，重新改组内三院，网罗了一些明朝较为精明能干的大臣。不管这些人在崇祯朝是否被清议所指责，是否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罪，只要对清朝有用，有人举荐，他斟酌之后，就起用他们。所以如今在他手下有一个为统一全国、处理军国大事而出力的高级官僚班子，称为内三院大学士。他经常召见内院学士们商讨如何剿灭“流贼”，进兵江南。有时召见几位，有时只召见一两位。在这班文臣中，范文程最为他所器重，单独召见的时候也最多。

工部衙门日夜赶工，已经将多尔袞处理政务的新址修理完毕。这新址就是明朝的南宫，是明英宗复辟之前居住的地方，也是崇祯皇帝常去为国事祈祷的地方。李自成进京期间，这里受到的破坏不大，殿宇巍巍，松柏森森，假山流水依旧。多尔袞到北京以后，为图方便，暂时住在武英殿，处理国政，但今天下午就要迁入新址了。

到北京以后，他是那样忙碌，真所谓日理万机，每日从早晨忙到深夜。好在他的年纪轻，只有三十一岁，除两腿遇到阴雨天有点疼痛之外，身体没有感到其他不适。如今是九月中旬了，从盛京迎来的顺治皇上明天就要到达通州，两位皇太后和其他几位

太妃一同来到。一切去通州接驾的事都准备好了。

午膳之后，他将一应执事官员找来，将各项迎驾的事询问了一遍，将鸿胪寺拟定的迎驾仪注重新审查。这仪注很详细，前边用满文缮写清楚，后边附有汉文。他自己的案上放着一份，另一份三天前送去给护送车驾的王、公、大臣。多尔袞完全被一种胜利的兴奋心情陶醉了。他要求迎接圣驾的礼仪尽量隆重，不能使汉人轻视他满洲是“夷狄之邦”。如今就要拥戴小福临做中国的大皇帝，气派要大。从此以后不再是关外一隅的皇上了。

用什么仪仗来迎接，他用不着操心，如今有整套明朝留下的皇帝仪仗，名叫“卤簿”。这“卤簿”两个字，他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曾经请汉大臣给他解释过，可是他仍不明白，只知道这是一套皇上专用的十分完全、十分漂亮的仪仗。他进北京的时候，汉族的官员们也曾用过这一套叫做“卤簿”的东西把他迎进宫来。

他亲自去宫院中几个地方看看。首先他关心的是坤宁宫。按照满洲习俗，这是紫禁城中最神圣的地方，好比盛京的清宁宫，是敬神跳神的地方，也是赐王公大臣吃肉的地方。所幸的是坤宁宫没有烧毁，已经按照满洲风俗进行了改造，里边原有的陈设都搬往别处，皇后的宝座拆除了，向南的门窗都拆除了，下边用砖头封堵，上边安装窗子。西暖阁不再有了，除保留东暖阁之外，整个打通了。在原来进东暖阁的地方安装了一道门，以便进出。另外在坤宁宫的东南方，相距几丈远，竖立了一根三丈多高的神杆。坤宁宫内的西墙上挂着一块木板子，名叫“神板”，另外还挂着一些神像。神像下边摆着跳神用的各种法物。在盛京时由于地方狭小，煮肉的大锅都搁在清宁宫内，天气稍热，便火光灼灼，烟雾蒸腾，荤气熏人。如今这坤宁宫的局面大不同了，宫院内房屋很多，煮肉的锅、炉都放在别的地方。

多尔袞同王公大臣们议定，两位皇太后要各住一座较大的宫

院。在盛京的时候，不管是大妃，还是别的妃子，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院落中，房子很少。如今忽然间来到北京，紫禁城中有的是宫院，愿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可以住得自由多了。多尔袞还决定，因福临如今还很小，在成人以前暂时同他母亲住在一起。好在他母亲十分聪慧，认识满洲字，也认识不少汉字，可以教育福临成长。

多尔袞看完宫院后，在紫禁城中就没有什么他关心的事了，以后处理朝政将在他的摄政王府，必要的时候才进宫来。于是他坐轿出东华门，往南宫去。沿路看见紫禁城的角楼修得那样精巧，御河中的水那么清，树木呈现一派斑斓的秋色，他感到十分愉快。在盛京哪有这样的景色啊！他又想到了福临的母亲圣母皇太后，想到马上就要看见她，心中飘荡起一股特别的感情。

刚回到摄政王府，刑部尚书吴达海前来向他启奏，说是查获了一名要犯，是两个月前从五台山来的和尚，原来法名不空，离开五台山后，改名大悲。这和尚还带有一个道士，一个小和尚，如今尚未捉到。他在京城内外托钵化缘，暗访崇禎太子和两个皇子，又联络江湖豪杰和从前从辽东回来住在家中的官兵，密谋一旦寻找到太子或皇子，便要保护他们逃往别处，拥戴为君，妄图号召军民，恢复明朝江山。

多尔袞问道：“怎么查获这个和尚的？”

刑部尚书说：“他暗中联络的那些人，也有害怕的，到顺天府衙门自首。顺天府就派人把他逮捕了。可是那个自首的人，详细情形也并不清楚，对这个和尚的来历也不清楚，是别人找他联络，他自首的。现在顺天府已经抓到几个人，但他们实际都没有当面跟和尚谈过话，只知和尚是来探查太子和二王下落的，其他都不知道。”

多尔袞问：“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么？”

刑部尚书说：“已经拷问了一次，死不招供。此人甚为桀骜，问他的话，都不肯回答，目中无人。审问他的时候，也不肯下跪，拼着一死。”

“这案子范学士知道么？”

“范学士已经知道。”

“你下去吧，在狱中严加拷问，务要问出他的真实姓名，还要问他都联络些什么人物，在朝中有没有联络什么人。”

随即范文程被叫进宫来。多尔袞屏退左右，向他问道：“刑部狱中现押着一名叫大悲的和尚，原名不空，这件事你可知道？”

范文程说：“臣已经知道，他是图谋反我大清，妄图拥戴崇祯太子登极，恢复明朝江山。”

多尔袞问道：“你们内院学士中有人知道这个和尚么？”

范文程说：“内院汉大臣中，大家都纷纷议论此事，却无人知道这和尚是谁。臣想，纵然汉大臣中有人知道，为着避祸，也只会佯装不知。但不久必可水落石出，请王爷谕知刑部，对和尚不可拷问过急，更不可用刑。应在狱中优礼相待，迟早会明白究竟，说不定此人对我们大清十分有用。”

多尔袞问：“好生待他，他肯说出实话？”

范文程说：“臣不仅想使他说出实话，查到崇祯太子和两个皇子下落，还想使他归我大清所用。王爷志在剪除流贼，平定江南，建大清一统江山，凡是有用之才，尽量收归我用。”

多尔袞问道：“一个出家的人，会有多大本领？”

范文程说：“不然。明朝永乐皇帝驾下有一位佐命大臣名叫姚广孝的，为永乐定天下建立大功，原来也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安知这个大悲和尚不是道衍一流人物？只是他所遇的时势不同罢了。”

多尔袞欣然点头，赶快命人去刑部传谕，照范文程的意见

办。范文程又说：“刚才臣命一个细心的笔帖式去刑部狱中看一看，据他回来向臣禀报，大悲虽系年过花甲之人，可是双目炯炯有神，器宇不凡，决非一般和尚可比。而且最可疑者，他自称出家多年，可是至今并未受戒，头上没有疤痕，足见他不甘心终老空门，这出家必是有为而作。此人身世来历必须查明。”

多尔袞也说：“崇祯的三个儿子到如今一个也查不出下落，岂非怪事？”

范文程说：“既然大悲和尚只在京城内外暗访，可见崇祯的三个儿子或者某一个皇子，必有线索，是隐藏在京城内外，只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见面，大悲就被顺天府捕获了。”

多尔袞说：“崇祯的三个儿子必须限期查到，免留后患。”

范文程说：“正为此事，要好生优待大悲，更要防着他在狱中自尽。”

“他会自尽？”

“是，王爷，他怕在酷刑之下偶然失口，所以有可能自行灭口。”

“你自己去告诉刑部，谨防这个和尚在狱中自尽。”

“喳！”

“还有，将大悲捕获下狱的事，严禁外传。自从我入关以来，凡明朝的宗室藩王，不管是李自成败逃时扔下的，还是自己上表降顺的，我朝一体宽大恩养，为的是能够查到崇祯的三个儿子。如今到处清查户口，原来我疑心这三个孩子已经不在人世，或已经逃往南方；如今看来，必有一两个还在燕京城内外。从大悲这一案中，必可找到太子。”

随后他们又谈了关于明天一早去通州迎接圣驾的事，范文程便亲自往刑部衙门去了。

满洲小皇帝福临一行，由众多的王、贝勒、贝子、公，大小

满、蒙、汉官员护驾，带着许多兵丁，浩浩荡荡，于八月二十日自盛京起程，差不多用了一个月时间，于今天上午来到了通州。随驾的前站官员已经在通州城外准备了行殿，那是用黄色毡帐外包黄缎搭起的帐篷，内有精致的挂毯，顶有黄旗，十分宽大，设有宝座、拜垫，可以举行小型朝会。

行殿安置在一片平坦的空地上，十天前就有地方官督率兵民将土地平整，并用石碾轧实，轧光，上面铺了很细的黄沙。行殿后边还搭了一座黄色的帐篷，那是两位皇太后临时休息和受礼的地方。附近还有几座民宅，半月前就将居民迁空，经过修理粉刷，门窗油漆，焕然一新，专供盛京来的女眷们临时休息和更衣使用。

从北京到通州，一共四十里路。每隔四里便设有一个供多尔袞和诸王大臣临时休息、吃茶的地方。事前将大路加宽了，修整得十分平坦，路面上铺了又细又匀的黄沙。从山海关到通州，也有黄沙铺路，但没有这四十里这么讲究。大路左右不整齐的破房草屋都已经拆除了，每隔不远就用新鲜的松柏枝和彩绸扎成高大的牌楼，牌楼上用黄缎恭恭敬敬写着：

“大清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色刚亮，多尔袞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出朝阳门，往通州迎驾。这一队以多尔袞为首的满、蒙、汉的王、公、大臣和朝鲜显贵，从通州南门的外边往东，在通州东边二三里处的路旁跪下，等候迎驾。

顺治小皇帝和两位太后被多尔袞等迎接到通州南门外行宫的便帐中稍事休息，梳洗，更换衣服。从离开盛京的一个月来，小福临一路上开了眼界，长了知识，胆子也大了许多。他明白很快就要进入燕京，进燕京便要做中国的大皇帝了，也就是母亲常常用蒙古话说的“大汗”，父亲用满洲话说过的“老憨”。母亲很早就盼望着来到燕京，由叔父多尔袞保他做皇帝。谢天谢地，

今天果然到了！两天来他看出母亲特别愉快，当然他也很高兴，但总不像母亲那样时时都挂着笑容。现在他已经由宫女服侍，换好了上朝的衣冠，母亲将他叫到面前，小声嘱咐几句，特别用加重的口气对他说：

“你坐在宝座上，不管什么人向你磕头，你不要说一句话，身子不要动一动，看见可笑的事不要笑，要牢牢记住你现在是中国的大皇帝啦。”说到最后一句时，她不禁流出了激动的热泪，连声音也打颤了。

福临记牢了母亲的嘱咐，同时打量了母亲的崭新装扮。发现她从头上到身上，全是绣花，珠宝耀眼。脸上还薄薄地搽了粉，浑身散发出香气，比平时更美。他又看一眼那一位皇太后，虽然也是同样装扮，可是已经很老了，一点也不美。他嘴里不说话，心里赞叹说：

“妈妈真好看啊！”

一位御前大臣进来跪下，用满洲话说道：“请两位皇太后和皇上前往行殿行礼。”

小博尔济吉特氏望一眼姑母，回头向跪在地上的御前大臣微微点头。御前大臣刚刚退出，皇太后们正要同小皇帝前往行殿，不料小皇帝突然向母亲胆怯地小声说：“我要撒尿！”

圣母皇太后小博尔济吉特氏不觉眉头一皱，问道：“不能够忍耐一下？”

小皇帝恳求说：“快憋不住了。”

小博尔济吉特氏想着摄政王率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正在等候，小福临又已穿戴整齐，正要前去受朝，偏偏又要撒尿，真不是时候！然而她不能对皇帝动怒，更不能在此时动怒，只好无可奈何地向身旁的宫女们使个眼色。立刻有两个宫女将小皇帝带入更衣的一座偏殿。

小博尔济吉特氏望着姑母说：“是的，在路上打尖时，福临喝了一碗茶。刚才到这里，宫女们忙着服侍他洗脸，更换朝服，把这事忘了。”

大博尔济吉特氏笑一笑，用蒙古话说道：“幸而他是个聪明孩子，趁早说出来，要不然坐在御座上受朝拜，一则坐不安稳，二则说不定还会尿湿了裤子。”

行殿外陈设着皇帝的仪仗。行殿内十分宽大，向南的门窗全部打开。正中面南设有高出地面二尺的木台，铺着黄毡，名叫“金台”，上边摆着宝座，东边设着两位太后的宝座，西边设着皇帝的宝座，中间用黄缎帷幔隔开。两位皇太后和小皇帝坐在宝座上，不仅可以看见广场上诸王、贝勒、贝子、公、群臣等的活动，还可以看见广场外旌旗蔽野、禁卫森严的景象。

一老一少的两位皇太后先行一步，由众女官和宫女簇拥着，在乐声中走进帐殿，升入宝座。接着，小皇帝福临在一群侍卫围绕中来到，在帐殿外停住，在乐声中对天行了三跪九叩头礼。他果然没有害怕，也不慌张，凭着一个贴身侍臣的关照，依照鸿胪寺官员的赞礼声行礼。这次行礼因为是在关内，场面很大，所以他感觉新鲜，但是到底有多么重要，他却不曾去想。

福临在乐声中进入帐殿，被侍臣搀扶着绕过“金台”的正面，从西边登上铺着黄毡的矮梯，升入宝座。抬头望见广场上的王、公、大臣们和广场外的禁卫兵将，他越发感到新鲜，好看，有趣，不觉露出微笑。尤其当他看见远处村庄的树叶还没有落，靠河岸野地里还有庄稼和青草，更加高兴，在心中惊叫：“中国就是好！”他在心中惊叫时不自觉地身子一动，手碰着胸前的长串朝珠，他无意识地抓住一颗又圆又光的朝珠，玩了起来。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鸿胪寺赞礼官高呼：“奏乐！”乐声又起了。又一个赞礼官高呼：“摄政王和硕睿亲王多尔袞率领诸王进

殿！”他猛然一惊，赶快放下了玩弄朝珠的小手，一动不动，摆出一副肃穆庄重的神气。不知为什么，他看见多尔袞总不免有点害怕。尽管母亲一再告他说多亏摄政王多尔袞的忠心拥戴，他才能继承皇位，可是他老是同多尔袞缺少感情。

摄政王多尔袞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进入行殿，先到两位皇太后面前行了三跪九叩头礼。当多尔袞走进行殿的时候，小博尔济吉特氏一眼望去，觉得他比在盛京时更显得英俊，气色更好，器宇也更为不凡，不由心中暗暗赞赏。但是她既不能同他说话，也不能对他流露出像往日那样亲切的眼神，更不能对他的行大礼有丝毫谦让。关于入关后要按照汉人的朝拜礼节，免得汉人在背后议论，多尔袞已经几次差满人大臣回盛京讲明白了。从去年她的儿子小福临被拥立为大清皇位继承人以后，虽然她的身份大大地不同从前了，可是每次多尔袞进宫同她见面，礼节上都很随便。今天多尔袞权势烜赫，率领着诸王大臣向她行这样隆重的礼，而她庄严地坐在宝座上受他的礼，这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她忽然想到，多尔袞真行，一进到北京，就赶快学汉人的朝廷礼仪，使她来到北京就受到做皇太后的尊荣。唉，中国啊中国，果然是礼仪之邦！

当多尔袞行礼毕，站起身来，望她一眼，同她的目光遇到一起时，她的心头不觉一动，同时从她的嘴角泄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她登时满脸绯红，一双明亮而聪慧的大眼睛突然湿润，不知是由于对多尔袞的感激，还是这场面太使她心情激动？……她自己也不明白！

摄政王朝拜以后，当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分班向她行三跪九叩头礼的时候，她虽然表情庄严，木然不动，心思却再也不能专一，曾经一霎时听到行殿外的乐声，特别注意到吹海螺的声音没有了，她暗想这大概全用的是明朝皇家音乐，从此

以后，奏乐时不会再吹海螺了……

知道洪承畴同几位内院大学士走进帐殿行礼，圣母皇太后小博尔济吉特氏的眼睛才真正注意面前行礼的人。洪承畴不敢抬头看她，她却留心看洪承畴的神气和每一个动作，觉得很可笑。仅仅两年前，她还亲自往三官庙的囚室中给这个矢志为国尽节的人送人参汤呢！她眼前分明还留着当时的影子，她站在这个人的床前，劝了他几句话。那时，这个要为明朝尽节的洪承畴，又黄又瘦，须发蓬松，靠立枕上，好像快要死了，却竟然用怒目望她。如今还是这个人，养得又白又胖，鬓角和脸颊剃得很光，却带着几分惶恐，跪在她的面前行三跪九叩头礼，还要山呼万岁，真是毕恭毕敬，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世间事多么有趣啊！她心中想笑，可是她的眼色和神志中却只有庄严。

多尔袞随即率领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到了福临面前，在乐声中行了三跪九叩头礼，山呼了万岁。然后都在行殿外排班肃立，继续奏乐。

两位皇太后下了宝座，回到行宫帐中，小皇帝也回到行宫帐中。当他们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更换衣冠的时候，多尔袞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回北京去了。通州南郊的驻蹕处仍然是警卫森严，旌旗蔽野。小皇帝重新恢复了自由，跑到母亲身边，拉着母亲的手问道：“妈妈，要在这里住一晚，明天才进燕京么？”

“是的，你莫急，从明天起你就是紫禁城的主人了。”

“妈妈，真的？”

小博尔济吉特氏微微一笑，俯身将儿子搂住，突然滚出了激动的热泪。

第二天，即九月十九日未刻时候，从满洲来的小皇帝、皇

太后等以卤簿、鼓乐前导，都乘着三十六人抬的黄缎龙凤大轿，进了正阳门。文武百官跪在正阳门外迎接。小皇帝不大注意跪在地上的人，因为这已经看得够多了。他在轿中仰望着正阳门的城楼，十分惊骇。呀！这么高大，要顶住天了！

过了正阳门，又穿过棋盘街，便来到大清门前。小博尔济吉特氏胸中很不平静。她抬头看大清门。大清门也有像正阳门那样的箭楼，十分高大雄伟。她在沈阳时已经听说这一道城门几个月来变化的情形。起初叫做大明门，李自成进北京以后改称大顺门，如今又改称大清门。此刻她虽是匆匆走过，却看见匾额上果然一边用汉字、一边用满字写着“大清门”。过了大清门，两边是很长的两排房子。走过这很长的两排房子，才来到金水桥边。多尔袞率着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在金水桥外跪着迎接。可是皇上的轿子、两位皇太后的轿子都没有停，从中间的金水桥上匆匆过去了。进了承天门后，又过了一道城门，小博尔济吉特氏知道这就叫端门，然后她才从轿中看见午门。在盛京也有这样一道门，可是同午门比起来，实在寒酸，小得不能相比。她听说这午门又叫做五凤楼，实在没想到有这么巍峨、壮观。啊，这就是紫禁城的南门！她又一次对这巍峨的建筑感到震惊。从端门到午门这一段路上，左右也有两排房子。单单这一段路程，就比盛京的皇宫院子大得多，房子也多得多。到底紫禁城里边是什么情况呢？她简直想不出来。

进了午门，随即落轿，换成四个人抬的步辇。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向左转，从右顺门往武英殿去。大博尔济吉特氏从午门内向右转，从左顺门去另外一座宫院。

一到武英殿宫院外边，又是一道金水桥，然后进武英门，进武英殿院子。小皇帝和圣母皇太后乘坐的龙凤步辇，从武英殿的东边绕道过去，到了后院，在一座比武英殿稍小一点的宫殿前停

下来，随即由太监、宫女把他们迎进里边。这地方叫做仁智殿，又叫做白虎殿。如今因为别的宫院都正在修理，所以多尔衮同几个大臣商量，要小皇帝和他的母亲暂时住在这里。皇上住在西暖阁，圣母皇太后住在东暖阁。中间也设有御座。为着小皇帝有时要受群臣朝见，所以武英殿的正殿不再住人。武英殿和仁智殿实际是一座宫院，所以往武英殿去受群臣朝贺，也很方便。再过几天，等小皇帝住在仁智殿习惯以后，圣母皇太后将离开他，住在东边的慈庆宫。

小博尔济吉特氏和皇上赶快在宫女的服侍下洗脸更衣，然后用膳。用膳的时候奏着细乐，果然是中国的皇家音乐，果然不再吹海螺，果然这音乐比满洲的音乐文静得多了，好听得多了。可是小博尔济吉特氏又不再很注意音乐了，而是想着这紫禁城到底有多么大呢？房子到底有多少呢？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笼罩在她的心上。她急于想打听，但又恐怕失了皇太后的身份，特别是刚刚进入燕京，她不能叫汉人看不起。

用膳以后，一个内侍来向她启奏：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在申末酉初的时候进宫来见皇太后。小博尔济吉特氏的心中一动，她急于想知道今后如何统一天下，使她的儿子长久为中国之主，也很想知道眼下用兵的情况。还有原来在盛京时，她就知道，到燕京后小福临要重新举行登极大典，算是大清朝在中国的开国皇帝，不再是满洲一个地方的皇帝了，现在这登极大典准备得怎么样：这些都是她十分关心的事。她不是那种庸庸碌碌、不关心朝政的妇女。尽管她不愿意干预朝政，也知道多尔衮决不会允许她干预朝政，但是她要对大事心中明白。这种关心，不仅是为着大清，也为着她的儿子。她还有一个秘密的心思，是想赶快见到多尔衮，当面同他谈几句话。在盛京的时候，以及在路上的时候，她都曾经梦见过多尔衮。有一次她从梦中惊醒，为什么

会惊醒呢？那梦已经有点模糊了。总之她怕他，又想见他，而且深深地爱他的英俊、能干，为大清立下了不朽的大功。倘若当年老憨死的时候没有多尔袞辅政，不拥立她儿子福临继承皇位，或者干脆由豪格继承皇位，她今天就不会来到关内，来到燕京，甚至是否还活在人世，都说不上。她没有回答内侍的话，仅仅点了一下头，意思是“知道了”，表情是那么的冷淡和庄严，把内心的激动和温暖的感情掩盖得一丝不露。

小福临一用过午膳，就急着要看皇宫，随即由宫女们服侍他跑出去了。小博尔济吉特氏也很想看看皇宫，但她故意装作不那么性急，向身边侍候的汉人宫女问道：

“我进午门以后，看见北边那座宫殿，烧毁了一部分，那可是皇宫中最大的宫殿？”

宫女跪下说：“启奏太后娘娘，你看见的那叫做皇极门，它是往皇极殿去的一道门。”

小博尔济吉特氏轻轻地“啊”了一声，心里想，那怎么能是一道门呢？宫女似乎明白了她的心思，赶快解释说：

“它虽叫做皇极门，可是也大得很，往里边去要走一段路，才是皇极殿。皇极殿才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宫殿，可惜烧毁很多，如今重修也很费事，马上还修不起来。”

小博尔济吉特氏很想去看一看，但忍住了没有说出。接着又随便问问宫中情况，问了以后，她才说：“我在盛京时候，人们从燕京去盛京，也常向我说到紫禁城中的情况，说是宫殿多得很，还有御花园，还有什么什么宫，什么什么殿，我都记不住。还说这紫禁城外，有海子叫做金海的，一片大水，可以划船。水中间还有亭台楼阁，许多宫殿，还有假山……看起来光这一座紫禁城，”她说到这里就停住了，而内心里叹息说，“就比盛京城大得多！”